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最小

第一百五十三號

本號四張●售洋二分

本報登載各稿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十三年一月九日

癸亥年十二月初四日

■本報辦法
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為主旨　現在間日一刊　常刊四張　增刊無定

■本報價目
定購每月大洋三角　半年大洋一元六角　全年大洋三圓　寄費在內　本外埠一律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一行起碼　每行每號三角　普通地位全版劃分八格　每格每號一圓　長期另議　小地位每五十字每號大洋一角

■本報發行所
上海新碼頭裏小橋頭銘新里良晨好友社

良晨好友社為偵探小說奪標通告

授讀者以選舉權　使讀者亦可得酬

本社為提倡偵探小說起見。徵求千字內之偵探小說。自經登報宣佈奪標辦法以來。惠稿頗夥。惜佳作殊尠。業經初選揭曉。自最小報第一百二十七號起。至第一百四十四號終結。當選者二十一篇。惟查前定奪標辦法。初選當選額限三十篇。於事實上勢有所不能。複選僅由初選當選人投票互選。恐亦難見眞正之公意。而得標者獎贈現金。尤未足以資永久之紀念。爰將奪標辦法加以修正如下。

（一）初選篇額　此曾經發表之二十一篇。即為初選當選額。

（二）複選辦法　分甲乙兩種。甲種為讀者投票。由讀者剪下最小報所刊『讀者選舉票』。具名投票。乙種為初選當選人投票。凡初選當選諸君。由本社寄與選舉票。具名投票。無論甲種乙種。每人祇投一票。每票祇舉一篇。以十三年一月五日投到為限。逾期作為廢票。凡初選當選人。在投票限期內不投票者。於其乙種被選舉票內減去一票。

（三）揭曉期　准以十三年一月十一日為複選揭曉期。所有初選當選者姓名。及甲乙二種投票者姓名。一概披露於最小報。

（四）獎酬　甲種複選當選。第一名獎贈銀杯一事。第二第三名各獎贈銀牌一事。以上獎品。咸鐫得獎人姓名。以作榮譽之紀念。乙種複選當選。第一第二第三名。各獎鏡架鑲配綢質榮譽證一事。凡讀者加入投票。其所選即為甲種複選第一名者。均酬以最小報一個月。良晨好友社編輯部佈

（附告）此次初選當選之『一個小偵探家』。查係抄襲之作。應將被選資格取消。凡讀者能於十三年一月五日前。投函舉發其他初選諸篇。有非出於創作。附有確實證據前來者。酬以最小報三個月。其及早自行檢發者。酬亦如之。並為守祕。以全名譽。

下列選舉票在投票期內附刊於本報

千字內偵探小說奪標

讀者選舉票

今選舉『　　　　』一篇得標此投　良晨好友社編輯部

投票者姓名

投票者住址

本報第一百二十七號至第一百四十四號。共十八份。實售大洋三角六分。寄費在內。無論何人。凡欲加入偵探小說奪標複選投票者。亟宜購閱之。良晨好友社發行部啓

短篇小說

▼富家的書櫥

朱秋鏡

在這一間陳設富麗而不中節的室中。可以稱得合格的書室器具。除了那一只紅木的寫字檯以外。就祇這一口柚木書櫥了。其實便是那只寫字檯。也不能說是十分合格的書桌。但是比了那幾只便椅。與一只特製的撲克檯。不得不算他比較的有一些文藝的意味了。此時哲學博士文筆。正坐在這一間書室裏。目光向四面狠詳細的觀看一番。哩哩無語。論到他此次來訪陳應道的目的。完全是震於陳先生好喜的名氣。因爲要建設一所哲學專門學校。所以特地來問他募集一筆基金的。此時主人尙未出來。便由那僕人導引着。走入這一間有名無實的書室中來了。文博士一望之後。不必用甚麼深刻的探索。早可看出這書室的主人。决非是風雅的人物了。但是文博士的懷疑。尤不止此。最是疑惑不解的。却是這樣考究的書室中。不見一册書本。不由得不教人疑惑。難道偌大一間書室內。竟找不出一本書籍嗎。他胡亂猜想了一陣。最後才决定。想來在這一口柚木玻璃的書櫥內。必定多少有幾本書藏着。祇是玻璃裏面。襯着一方碧色的紡綢。瞧不見裏面。不知究竟有多少書本罷了。但看那書櫥的本身。非常考究。柚木本色的泡力絲漆。潤而有光。上一節有二扇玻璃櫥門。都是來路貨的車光玻璃。下邊一節。也是二扇門。那板上刻着狠精細的花紋。甚覺可愛。總之通身上下。竟看不出一些不美觀的地方。文博士看了這口書櫥。不覺引了他的熱心。亟于要一看書櫥裏面的東西。並一查主人們所讀何書了。門聲響處。一個僕人。引着主人陳應道出來。此人年逾四十。臉圓而微胖。身材高大。聲音洪亮。一進來便帶着笑容。高聲招呼道。那一位是文博士嗎。久抑大名。如雷貫耳。啊呀。什麼香煙也沒有。僕人那裏做甚麼事。快去拿香烟來。主人一疊連聲的分付僕人取香烟。那僕人手忙脚亂的伺候着。但文博士却是向來不會吸烟的。此時正要開口阻擋他們。忽見那僕人走到那書櫥面前去了。早已把那二扇玻璃櫥門扯開。那碧色的紡綢。原是貼着玻璃上面的。所以櫥門一開。便可看見裏面的內容。文博士無意中一見。這才大大駭愕。不由他不十分的疑訝。那僕人却若無其事的在上面一隔內。取出一罐香烟來。隨手把櫥門關上。其間開着的時候。雖然不多。但是文博士在一瞬之間。所看見的種種現象。深印于腦。永遠不會忘記了。原來這一口書櫥中。竟藏着許多社會上流行的東西。如麻雀牌。熱水壺。陳皮梅盒。撲克牌。香煙罐。雪茄烟盒。種種東西。而文博士心中所急于要見的書籍。雖不致完全失望。却也祇有幾本小說之類。在最下一層的左邊一角內。這一種現象。文博士看了。不覺生了極大的感觸。當下一面辭謝主人敬烟的美意。接着便談論到正事。主人到狠熱心的認捐一種款子。他又自已聲明。無論對于何種善事。他總肯極力幇忙的。因爲古人說得好。一錢不落虛空地。他深信此理。故對于各種善事。總多少盡力。現在雖然出了許多錢。却宛如做生意一般。下了本錢。總有一天獲利的日子啊。文博士當然謝了他的贊助。跑出門來。不覺長長的嘆了一口氣。猶然又記起了方才所見的一口書櫥。格外的感動了。其實呢。這也不能怪誰不好。像這一位中年的富翁陳應道。捐資興學。却是現社會上不可多得的了。但是。—甚麼做哲學。他雖然贊助了這一所哲學專門學校。到底他沒有明白。甚麼叫做哲學啊。

▼康卜森探案 飛俠（續）

王天恨

康卜森問道。那麼。你平時可也是你先起身麼。胡協道。不。平時都是蘇媽先起身。現在蘇媽告假回去。李媽又臥在外面。所以要早些起身。不想我起來的時候。李媽竟仍睡着。康卜森道。你家共用了兩

最小第一百五十三號……第一張……良晨好友社印行

本報再修承銷章程

(一)凡願承銷本報者。請先付二元至五元之保證金於本社。以昭信用。此項保證金。滿年亦給一分息。不銷時發還。(二)承銷本報。每號起碼實銷二十份。(三)本報批價。每份大洋七釐。(四)承銷本報自何號起。每號需報多少份。請酌量於繳納保證金時通知。本社即按期照付。(五)中途所需報份。如有增減。請距該號出版期三日前通知本社。以便照辦。(六)如有銷剩之報。可於該號出版後。儘一星期內退來。每號至多退十份。遲退不收。(七)每逢陽歷月底。爲結賬之期。承銷者應將所銷應繳報費於期內如數繳到。倘於出月四日內尚未繳到。本社當暫停其承銷。從事清算。(八)由函付款者。滿洋請付匯票或通用鈔票。零數可以郵票十足代現。(九)雙方郵匯寄費。各歸自理。(十)本章程即日施行。本外埠一律照此辦理。

▲上海良晨好友社訂

十三年一月份出版新書預告

■預繳書價者 提先寄奉 出版後 寄費免加

糊塗偵探案

糊塗偵探案所紀偵探家白芒先生。案案糊塗。著著失敗。詼諧驚人。別開偵探小說界之新生面。現在刊印單本。內容計有十二篇。每册實價大洋二角五分

內容目錄

(一)破題兒第一遭
(二)XYZ
(三)五個嫌疑黨人
(四)公平而不公平之判決
(五)紫玉鼻烟壺…七點半…祖宗
(六)好奇心與懸賞之關係
(七)孝子的孫子的孫子
(八)三萬六千三百五十四
(九)李公館之掃帚問題
(十)門角落裏
(十一)大糊塗與小糊塗
(十二)來者誰

良晨童話

此書由童心園君新譯。白話體極淺顯。適合小學生自讀之程度。而其內容情節之奇趣新鮮。又爲大衆所樂知。全書二十篇。有三萬餘字。每册實價大洋二角。

纏綿

……是多情人不可不讀之書……

「纏綿」一書。專記古今中外失於流傳之風流軼事。有哀情。有豔情。有不可思議之情。纏綿悱惻。讀之令人神往。書爲張枕綠先生所著。出以文言筆記體裁。共有二十餘篇。文筆清麗婉秀。寫情如畫。嚴箇凡君繪封面。曰心繭纏綿圖。亦精絕。每册實價大洋二角。

■總發行所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小橋頭 良晨好友社啓

個女僕麼。胡協道正是。康卜森默然了片刻。遲疑道。莫非昨天你家有甚麼事李媽勞動得辛苦了。才起身得遲。胡協搖頭道。不曾有甚麼事。康卜森把目光移到前一進屋中瞧了一下。問道。李媽的臥處在那裏。胡協道。蘇媽臥在蕊珠臥室後面的套房中。李媽的臥處。却在進大門的一所小廂屋裏。那邊共是兩小間。一邊廚房。一邊就是李媽的臥處。康卜森點頭不語。慢慢的踱入前進。我和胡協夫婦又排隊般跟在後面。在康卜森和胡家問答的當兒。我一共也沒有開口的機會。此時正欲問他可有辦法。忽而康卜森朗聲向胡協道。這案的內幕。我已完全明白。只消查究李媽。就可知令嬡的消息了。我和胡協夫婦聽了這句。都不由怔了一怔。那時李媽正立在胡夫人旁邊。一聽此言。頓時叫屈道。先生。你這談甚麼。我怎麼曉得小姐在那裏。康卜森忍不住喝道。你還強嘴麼。蕊珠就是你開門放出去的。胡協夫婦同聲呼道。啊。就是這賤婦放蕊珠出去的麼。康卜森撑了一張椅子坐下。繼續說道。胡先生。你別懷疑我的說話。如今且將我的意見剖明。令嬡此次失蹤。並非被甚麼仙俠盜去。不怕你見怪。乃是和——說到這裏。忽停了一停。接着又道。恐怕令嬡已有了一個意中人。很不滿意商家的婚姻。現在因婚期已迫。沒法抵抗。只得商議定了。又和李媽串通。假借仙俠的名義。留一個條子。使你不疑惑與情人偕奔。於是乘你們酣睡時。潛逃出去。先由李媽將大門開下。然後再鎖起來。如果是仙俠之流。那麼。如何屋裏的各門。又都開着。這顯然是李媽弄的玄虛無疑。他將大門重加鎖鍵後。仍舊睡下。裝着不知的樣子。他的臥室在外面。所以裏面的門。不能一一關起下鍵。只好虛掩着。直等到你起身後。驗明了大門是鎖着。他才起來分明是防你生疑。還有個絕大的破綻。就是令嬡此次失蹤。統統將珍飾帶了出去。便可知蓄謀已久。照此種種。令嬡現在那裏。李媽一定明白。而且引誘令嬡的人。李媽也一定知道是誰。你如要令嬡珠還。查問李媽是了。康卜森說時。李媽已如喪魂魄。呆不作聲。胡協倒底是個男子。對於李媽雖然忿怒。還沒有粗暴的舉動。那胡夫人早已惡很很的刷了他兩記耳光。罵賤婦不絕於口。李媽只是泣着。康卜森忙上前勸住胡夫人。命李媽照實說出。蕊珠現在何處。李媽却抵死不肯實說。康卜森便攜我向胡協道別。胡協仍婉聲請康卜森帮同拷問李媽。康卜森道。我的責任已盡。無須我了。李媽如倔強。你不妨送他到警署中去。何患他不實供。我此刻尚有別項要事。恕不能久在這裏了。（終）

■最小第一百五十三號……第二張……良晨好友社印行

▼遺書

王受生

『曼妹。這最後的一封書。要請你仔細看完了。別要像往時常常見了我的信。痛不欲生的。從沒看過完璧。不以致我往往的有許多話。你都不能答復。我最後的一封書。是我和着血淚寫的。你不要見別的。但見我這歪歪斜斜字迹。就可以知道我的心已碎了。我的手已顫了。我忍淚吞聲。背人偸偸在夜裏三時半寫的。預計我寫過之後。也要暈厥了。我最後的這封書。我有最後幾句話要向你說。我們倆。是天地間一種不可思議的人。因爲這情愛二字。是最不可思議的。你我却是兩個人。爲什麼我的腦筋裏有你。并且有深刻的模型。何以你沒有一點對我的心。我死了也不瞑目。現在情魔。替病魔豎了降幡。我已快要向極樂世界去了。難道你見我死。也沒一句安慰我的話麼。現在寫到這裏。也不能再撐持了。我縱掏出心肝來。也難得你的青盼了。但是我到這彌留的時候。也是專心愛你的。這封信寫到這裏。好像已嘔過十幾次血了。不能再寫了。心我絕筆。』

曼雲。也並非沒有一點情愫呀。伊的家庭中關係。很足使伊負了心我呢。但是曼雲看過這封信以後。分明是死神向伊送的一封哀的美敦書呢。

張枕綠最近短篇小說集

十七年後的

此書內容精選廿六篇・作法新穎・向海鳴先生論爲得歐化之精髓。而割棄皮毛者・描寫之妙・能令人笑。令人哭。令人如癡如醉。卽其外表・亦有可言・(一)書作橫式・若賬簿然・非常特別・(二)銅版紙六張。刊印張君著作時。搜想時。小憩時。及其家庭佈置等照片・復刊張君墨蹟・(一)全書用瑞典紙。以昭鄭重・(二)逐頁圍花邊。逐行夾點線。精美無比・全書二百餘頁。實價大洋七角。

▼特價大洋四角

▼寄費免加郵票通用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

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

(內容目錄如下)

十七年後的一物
燈前之酒
一轉念間
榮譽與健康
影上爪痕
兩父之間
同夢
衾底良心
窗外之人
陽春殘華
目前
隔室
藝術與慈愛
美境的破滅
雪宵匠額
診費
毀譽
弔偶
可憐的劣子
一塊肉
操縱
婦人之言
謠言
悔悟
卜別七日
一年辛苦爲誰忙

▲尊處需印刷否？

本社承印書籍・簿據・章程・傳單・招貼・封箋・名片・一切零星印件。代製鋅銅三色版。有種種勝人之處。試舉如下。(一)本社聘有美術家。專司打樣。務使格式美觀。倘需繪圖。亦極便利。(二)本社校對員。學宏心細。代爲校對。謬誤甚少。(三)本社所聘印刷技師。富於經驗。印刷之清朗。墨色之鮮明。高人一等。(四)本社以改良印刷業爲職志。非孳孳爲利者可比。故取價特別低廉。(五)出貨迅速。約期不誤。外埠委印。郵運費由本社擔任。有意委印者。請將需印之件。加以說明。函寄上海南市新碼頭裏小橋頭良晨好友社承印部。當卽開呈估價單。商訂辦理可也。本埠駕臨面洽尤妙。

良晨好友社承印部啓

小地位

本報劃出此小地位。專備登載通信。徵求。出讓。聲明。披露社章。發售書報等小廣告。每五十字收費大洋一角。字數加多。或連登數號。均照加。不滿五十字。亦作五十字計算。

春社徵文「爲什麼要抱獨身主義？」非社員亦得應徵語體文言均可陽歷一月十號截止社址天津英界開平路十八號周春泉

▲魔術▼現有魔術器具數套廉價出讓如欲購者請於夜間七時以後駕臨本埠甯波路隆慶里九十六號吳永志接洽可也

出讓 今有小說日報自第一號自二百號七十份全實價五元寄費在內如欲講者請函至呂班路震旦大學吳任之君接洽可也

愛個絲光

是張枕綠的社會小說集

■內容 夥友之面・畢業文憑之代價・電光裏・將來國民之母・牌與爺・無錢之罪等十三篇

■點綴 瘦鵑作序・鈍根題簽・丁悚繪X光照魅圖封面・

■價目 每册實價大洋二角・寄費免加

■發行所 上海良晨好友社・

▼悼亡中之朱天石

蔣春木

朱天石本來是抱樂觀主義的人。他在家裏讀書的所在。題名爲「樂陶陶齋。」在杭州刊過一部詩集。叫「樂陶陶齋詩稿。」從這上面看起來。天石是一個樂人了。所以在去年的時候。他就改「天石」的號爲「朱樂人」了。并且寫信裏求春木叫他「朱樂人。」以後不要再叫「天石。」我沒有許他。因爲我是一個素抱悲觀的人。對於「樂」。是不贊成的。所以信上終究沒有稱過他「樂人」。此是在去年未悼亡以前的話。

編輯人語

本報擬舉行第二期奪標會。讀者如有意見賜教。非常歡迎。

去年(民國十二年)的七月(陰歷)裏。春木曉得天石要到北京來了。但是不曉得他喪妻。後來八月二十日這一天。朱天石忽然的同着朋友姓王的到我家裏來。當時春木因舊雨重逢。面上現出一種不可思議的快活。而天石乃大不然。蹈進我的屋子。被他看見檯子上。放着我妻所做的活計。面孔一變。劈口就說「你倒快活。」我同他是好朋友。搶白是素來慣的。也還他。道「你來訪我。還是來找我相罵。」後來經同來的朋友說明。方知道他新近喪妻。還沒有到五十天。我于是變作愁客。問唁病情。他也不說什麼。祇喊着「庸醫誤人。」以手向桌上連擊幾下。又喊了幾聲庸醫誤人。我因爲陋室不足坐遠客。遂回了天石和姓王的朋友。到東安市場在東安樓茶飯店吃茶。坐着細細的談起。方知天石夫人貽貞女士患的是傷寒。不過七天的病。便撒手別了天石。天石又對我說「去年或上半年就像你這個樣子。攜眷到京。離了家鄉。決不致有這番的變故。」我當時很不明白他言外的意思。以爲人之病死。并不關於地。在宜興要死。到北京來。或者也要死。後來讀到痛定記。方恍然大悟了。他所謂「離了家鄉」的「鄉」字。乃庭字的代名字咧。

自此以後。我們約三五天見面一次。天石總是百无興致似的談話。不像以前了。天石有一個晏宿晚起的習慣。日間不到下午二時。終懶得下床。夜裏非二三點鐘不肯上床。上了床。未必即睡熟。我恐怕他憂愁寂寞。不宜於這種生活。因之勸他不要多看戲。不要多逛游戲場。他說我在京。沒有學校可進。加之在沉悶狀態之中。不逛游戲場。不看戲。還有什麼消遣。逛窰子麼。不要說與我志趣不合。同你在杭州四年。并沒叫過一次土娼。現在悼亡未久。倒逛起窰子來麼。

天石住的。是北京西城李閣老胡同。春木住的。乃東城魏家胡同。兩處相距。約有十幾里遠。早晨去又恐擾他睡夢。下午兩句鐘後去。方能見面。談不到幾個鐘頭。天已晚了。我又是一個不喜逛游戲場看夜戲的人。勢必要回去。分別的時候。天石總有些依依不舍的情形。不許我雇車。不許我穿大衣。倘使我一定要走。他又說什麼嫂夫人待久了。你要快還去。不曉得小弟在此冷靜麼。倒就走了。到後來想着了貽貞。他一面出涕。一面送我。弄得我也无法解勸。索然而返。那變成了不可免的送別禮節。

有幾次因爲分別不來。就在外邊吃夜飯。天石稍爲吃了幾杯酒。就談到了貽貞。又哭起來了。弄得旁立的一輩酒館夥計。看得呆着。不知所以。我祇得將話岔開。(終)

■最小第一百五十三號……第四張……良晨好友社印行